

科长通知叶民主参加 3 . 2 1 行动是在春天一个和风丽日的早上。叶民主虽说是太情愿，可还是服从了。叶民主不情愿是因为他不喜欢联防队长邱建国。邱建国曾经在部队当过连长，有过带兵经验，因为这个他就成了队长。邱建国总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令叶民主十分地瞧他不起，好几次都跟人说：就凭他这迷糊样子，上了战场还不屁滚尿流？这话自然会传到邱建国的耳朵里，有一次，他就找了叶民主一个碴儿，没等叶民主借调期满，就撵他回了厂。

叶民主在卷了铺盖走人时，方想，看来迷迷糊糊的人也是不能小视的。这天的早晨叶民主是在他的女朋友家里起的床。女朋友是叶民主的同学给介绍的。长得不太漂亮。不漂亮所在主要是鼻子稍塌了一点。叶民主的梦中情人总是一个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的女孩子。叶民主虽然自己个子一米六八，相貌平平，全然不是女孩子们看得上眼的对象，可他仍然象所有相貌平庸的男人一样想娶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叶民主很是勉强地同这个鼻子有些塌的女孩交往，几天下来，他们便交往上了床。叶民主第一次干了自己老早就想干的事之后，抚着塌鼻女孩光滑的皮肤想，虽说外表不是那么满意，但里面还是不错的。于是就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叶民主以后就常在女朋友那里留宿。女朋友叫百林。叶民主说过几次睡都睡了这么多觉，干脆结婚算了。百林却不同意，说是你攒够了结婚的钱吗？叶民主这时便哑口无言。心自道：你不结算了，只要你让我睡你，随便你拖到什么时候我都奉陪。这样想过，叶民主也就有了一种沾了便宜的无忧无虑。

百林有赖床的习惯，早上起床时叶民主为了让她起来好同自己一同出门，便一边逗着她一边为她穿上衣衫。正穿时，百林打了一连串的喷嚏，打完后说：“咦，咦，谁在这么念我？”

叶民主拍了她一下屁股，说：“除了你老公我，还有谁呀。”

百林就笑，说：“就不兴有个人念我一下？比方一个身材高大长相潇洒的男人？”

叶民主个矮，自是对身材高大这样的词格外敏感，便嗤她一鼻子，说：“就你这塌鼻子，我能看上你就不错了。别的男人哪里上这个老当。”

百林这一听便不悦了，眼泪水哗哗就往下流。百林说：“那你走好了。我离了你，起码会有一个排的人追我。”

叶民主便笑说：“是不是我原先那个排？要是那个排呀，你肯定挑来挑去还是挑到我。因为我是那里个子最高的。”

百林听这话又忍俊不住笑了起来。叶民主便趁机上去温存一番，温存之间又情不自禁，便又把刚穿上的衣服脱了下来。这一下便耽搁了半个多小时。等叶民主和百林正式出门时，离上班时间只有三分钟了。叶民主说：“又得在科长骂声中成长了。”

叶民主在钢厂保卫科做干事，工作能力用科长的话说是他手下最不强一个，叶民主自己也很为自己这点惭愧。但好在科长亦说小叶能力虽然不强，可讲义气。因为这个常常不是因为责任而做事而是因为朋友而做事，这一来往往能把很一般的事也当作很重要的事去做，这就有了别人所无法相比的优势。科长常说，天底下最不好当的官就是科长，人微言轻，属

下一个个皆爱理不理，全都宁愿把处长的话当话，而不愿把科长的话也当话。多半的时候，当科长的还要向科员讨个媚脸，因为没准哪天提副处，这小子就是一票。所以，叶民主的科长觉得摊上叶民主这样一个能因义气而听他差遣的手下，还算他走运。

这天叶民主还没工厂大门口就看见他的科长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叶民主心里便暗道不好，科长抓到门口来了。嘴上却笑嘻嘻地叫道：“科长，一早就发现新动向了？”

科长见叶民主立即垮下面孔，说：“你怎么才来呢？”

叶民主走到他跟前，才故意压低嗓子，说：“对不起了，跟百林一亲热，时间拉长了，就不能不晚。别的不可原谅，这个总能原谅吧。”

科长无奈，说：“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叶民主便笑说：“老规矩，还是给创造条件呀。”叶民主知道科长年轻时在部队许多年，长年同老婆两地分居，倍尝饥渴之苦，便常在科里说要给科里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們有更多的机会上床。叶民主知道只要自己说是和百林在一起混肯定能消解科长的火气。

果然科长不再追究他迟到的事，只是使劲地扯了叶民主到墙角落。

叶民主笑说：“神秘兮兮地干什么嘛，天下就只剩下你一个人还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哩。”

科长说：“这回出了个天大的事情，天没亮我就跟厂长一起被叫到公安局。连杨高都出山了。他是重案组的组长，不是大案要案不动他的。局里要求我们厂协助破案。他们方面人手不够，让厂里也派两个人配合。而且说一定要绝对可靠的肯吃苦的能服从命令的。你想咱们科。除了你我，还能有谁？”

叶民主不习惯严肃，还是在笑，说：“出了什么事？有人把咱们厂的书记给杀了？”

科长说：“你一张嘴就是这么毒，怪不得上面几个都不喜欢你。晓得咱们厂机修车间的李一红吧？那个卡拉OK唱得象专业的女的？她男人，就是银行那个朱胖子，从南边回来了，都传说他发了横财，可这一回来还没到一个月，就出事了。”

叶民主说：“怎么了？前两天我还见李一红涂脂抹粉带一手金戒指到办公楼招摇来着。我还跟她开心说：你老公把国库的金条都弄到你手上了？”

科长说：“这些人就是小人味重呀。发就发了呗，何必到处炫耀？这下好，让那些穷狠了的人盯上了。昨晚上一家四口都让人给……”科长说着抹了一下脖子。

叶民主的眼睛瞪直了。他脑子里想起李一红着一袭红衣裙，脸上涂抹得粉白粉白的，风摆杨柳般从他眼前走过去的样子。当时他还想讨了这样娇美的女人做老婆真是一生的福气。没想到他这想法生出才只两个夜晚，她便成刀下之鬼。叶民主不禁打了个寒噤，颤声道：“一家人...还有李一红...全都...完了……？”

科长说：“李一红还更惨啦。不光是杀了，杀之前还被奸了，起码有四个人。你说现在这人是不是都疯颠了，什么事都敢做。从半夜起，公安局就在开会，说是同江北的、还有郊区几起案子做法很相似，江北死的是两口子，郊区的是一个富婆。这是恶性案子，市领导都发火了，让限期破案。杨高已经有了点线索。联防队让我们俩今天早上就直接去公安局报到。”

科长在同叶民主说时，厂办的车开了过来。司机小文说：“田科长，我已经堕落到给你开车的地步啦。”

叶民主拉开车门，上了车笑说：“不是看你一向表现好，最近又跟厂长亲近得很，要不，你还没机会给我们开车哩。”

二

---

刑侦处重案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二楼顶东头一个破旧的房间里。叶民主刚转业时去公安局找人曾经去过一次。那也是早上，阳光被窗口割成四四方方一块块地排列在枣红色地板上，显得极其地抢眼。这给叶民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回，叶民主发现窗帘全都拉上了，窗帘也是枣红色的，春天温情脉脉的阳光都被阻隔在外。叶民主和科长进门前已有几个警官和联防队员在里面坐着说笑。联防队长邱建国也在其间，叶民主鄙弃地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他。

警官们见各种恶性案子见得多了，再大的事儿到了他们那里都一派波澜不兴的风度。只要死的不是自己亲近的人，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开起心来一样疯似地大笑，以及三言两语地用一些多少有点儿黄的笑话相互调侃。联防队员虽说在别的素质上还不行，可在这一点上已经很有些警察的味道了。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地相互攻击取乐，然后哄堂地大笑。就在笑得很起劲时，叶民主和科长一脚踏进了门。警官小邵说：“喂，我说叶民主，你们怎么搞的，总给我们找事？”

邱建国一边添了一句，说：“那还不是恐怕你们失业？”

这话本没有什么好笑之处，可那一刻大家笑神经正活跃，便又接着大笑起来。一句话和一顿笑叫叶民主和科长竟一时难堪得无言以对。不久前他们厂里钢材被盗业已麻烦了公安局好几次，小邵带了人深夜冒着大雨埋伏了好几天，才抓到三个小年轻人，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保安。保安队归保卫科管，虽说是些业余警察，可也应当挑些正派人才是。厂长为这事气得半死，科长只得连连地写检查，边写边在办公室里骂人。叶民主心知科长的冤枉，因为保安队的人选是厂里指定，并非科长有权选择。十二个人中有十一个跟厂里的干部有亲朋瓜葛，剩下一个就是科长自己。因为队长是由科长兼的。当保安自是比在车间里作炉前工以及车钳刨洗以及翻砂以及所有机械地操作要舒服和自在得多，但凡有一点门路的人到这时还讲什么客气？科长倒还真提出过是不是审核一下。可被厂里的领导给否了。厂里领导哪个手上不捏了一把要求照顾的条子？现在改革正改得紧张，提干、上学皆得要真才实学，后门不太好开，好容易成立个保安队，还不赶紧将手上这些包袱甩了出去？这一来自然没有人去听科长的话。只是出了事，这帮当初没有听科长话的人才又说，搞保卫我们都是外行，你内行怎么也不把好关，向我们阐明厉害关系？早这样做了，小武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小武就是三个窃贼中的一个。科长不敢跟厂里的领导顶嘴，只得回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发脾气。这样的脾气发了也是白发，别人并不知道，倒是自己的肝疼了好几天。

眼下叫公安小邵一说，科长不觉肝又疼了起来。叶民主见科长的脸都变白了，立即有了不平之感，心说你不就是干这行的？分明是我们来帮你们，怎么倒成了我们多事？想着嘴上便冷然道：“嫌我们给你们找了事？那好哇，我们走吧。死的是李一红，关厂里屁事。厂里少了个人，倒腾出个位子来。李一红是保管员，早就有人想她死好替上去哩。”叶民主说着即拉科长走人。

重案组长杨高条件反射般，说：“谁想她死？”

叶民主叫这一问，怔了半天，他想坏了，别把这闲话跟案子搭在一起了。忙说：“想她死的人并不想自己杀她死，而是想她那个位子。我这是顺个口。”

杨高面无表情，说：“以后这种场合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叶民主说：“就是因为说话不负责任，当初转业才没敢让自己当警察。要不跟你同行。”

邱建国便恰到好处地对小邵警官说：“这回叫你们也领教领教叶民主那张嘴。”

杨高瞪了他一眼，却对小邵警官说：“你多个什么话。”

会议是公安局副局长主持的，足以见这件案子之重大。全案由局长牵头，刑侦处重案组组长杨高负责具体破案。副局长讲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以及当前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以及安定团结之类后，就很分寸地微笑着说他还有一个精神文明汇报会需去主持，便先行告退了。然后由杨高详细讲述了案情。

杨高是公安局最出色的警察，天生的破案高手。如果说案子是块狗骨头，杨高就是鼻子最灵的那条狗，只需嗅上几嗅，就晓得该往哪个方向走。杨高曾经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血案破获，将凶手——江北同心中学儒雅而优秀的数学老师马白驹，逮捕归案。这个案子充满了鲜血和传奇，曾在城里被人们茶余饭后议论过很久，听者莫不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声，言谈时常常一时难分正义和邪恶。这事甚至还被人写进了小说。不过，叶民主还在联防队时，小邵警官到那里聊天，总是笑说是如果拍成电影，主角只会是他而不是杨高。叫叶民主他们联防的一拨人笑得腮帮子都酸了。因为谁都晓得小邵一办凶杀案就得先到一边把胃吐个干净才能做事。叶民主在联防时就幻想着能有机会跟着杨高办回案子，结果没有等机会来，就叫邱建国给赶回厂了。原以为这就只是个幻想了，料不到回了厂机会竟自己找上门来。如此想过，叶民主竟有一点儿觉得李一红一家是为了成全他而死的，心里对她多少生出了一些感激。

杨高昨夜已和他的同事熬了一夜分析案情，夜里停了电，便点了好多蜡烛，结果一个个都两眼红红的，面孔黑黑，极呈疲惫。杨高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让人觉得具有震慑力。叶民主心想我若是个坏蛋也一定会怕杨高的。杨高分析了疑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并设计了一套非常周密的行动方案，听者莫不信服。科长低声跟叶民主说：“这回真是学习的好机会。”叶民主没有象科长那样严肃地去想，只觉得一种置身于电影故事中的感觉，甚是有趣，欲欲一试之情便也十分强烈。

杨高没有在会上详说他们的行动，显然他也是不能说的。他只是让警官们稍事休息，而将联防队员以及科长和叶民主叫到另一间办公室。杨高铺开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下了七个点。杨高说：“这七个点我们将要布下埋伏。这叫守株待兔。但，”他又说：“也许什么也等不到，也许等不来兔子而只等得个老鼠，但为了一网打尽，或为了找到更有力的线索，我们必须这么做。”

第七个点在江南岸连接机场与工业大学的银鹰路上。银鹰路在市郊，围着鹤立山绕了半圈。这一带是菜农和无业游民杂居之地，四周围地形很乱，极易于罪犯活动。杨高交待完六个埋伏点，最后指着鹤立山下一片民居说：“这里有一座红房子，主人是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曾经读过大学。他最大特征是下巴长了一颗很大的痣。和毛主席那颗反着长的。这个人看上去与整个案子没有多少关系，只是我在调查江北那个命案时发现有个罪犯跟这个人有一点很怪的交往，而我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江北那个案子跟钢厂这个有相近之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主人或许会有那么点突破。作为重大案件，我不能错过任何一点直觉，所以以防万一，我还是决定布下埋伏点。相对其它几处来说，它虽不是特别重要，但也必须统一行动，昼夜监视。只是这里的人手派得少一些。就交给钢厂的两个同志。你们只要见有人进这个房子，就立即通知我们。”

叶民主见他做的事不过如此，不觉失望，说：“我在部队呆过，擒拿格斗都行，把抓人的事交给我吧。”

邱建国哈哈作居高临下一笑，说：“当是要你打架？破这种案子要的是脑筋，不是蠢人出力。”

叶民主说：“我好象没跟你讲话吧？”

杨高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讲：“埋伏这事看起来是静而不动的，但实际上是一件最苦不过的差事，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得忍受。我讲老实话，我们警员最怕的就是埋伏，这次将最苦的事派给各位，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有心理准备。倘若埋伏期长，在案情忙的情况下，很可能一连几天我都派不出人手同你们联系，但只要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就不能撤离。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镇定，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最主要就是迅速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重案组的急呼扩机和联系暗号。不过，没事的时候，请不要随便动用，这是纪律。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清，即：回去对家里人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准提埋伏的事，各自对自己的去向找个理由就是。另外不要私下随便换人，非得换人必须经我同意，否则人多嘴杂，泄露了行动计划就前功尽弃。必要是还得追究法律责任。”杨高说完这些，又说了一天补助多少，案子破了后奖金将按哪几个等级来分等等。杨高知道，联防队的人热衷于参与破大案，相当的目的就是要就是想多分点奖金。他若不说个清楚，就很难保证埋伏的质量。

走出公安局大门时，警官小郜正在逗一头警犬，见叶民主过来，便又开心地让那犬过去嗅叶民主。叶民主自小怕狗，吓得手脚发软，脸色顿时如遭霜打，苍白如纸。当那警犬的鼻子擦着他的裤管时，他几乎要晕倒在地，多亏科长扶了他一把。小郜拊掌大笑着说：“巴顿，过来。你可别给又我弄出个命案来。人家叶民主差不多是半个林黛玉哩。”

跟在叶民主后面一道出门的邱建国对着小郜笑说：“就这还要杨高给厉害一点的活干哩，说是会打架。真碰上罪犯，何须人家动手，放一条狗不就得了？”

叶民主气得正还嘴，可又怕小郜再用那狗来逗他，就在这一犹豫时，科长推了他一下，说：“斗嘴斗赢也不见得就是个英雄。”叶民主心想也是，便没有作声，随了科长一起再次上了厂里的车。司机小文说：不是看你品行端正，最近表现又好，要不还没有机会跟这狗亲热哩。

科长笑了，说：“人家借个钱也得拖两天才还，你倒是还得快。”

叶民主心知小文的话头，也自嘲地笑了笑，说：“还了才能心安呀。”

直到车开到了大街上，在大卡车间左冲右突时，叶民主才突然感觉到心口的气闷，于是说：“他妈的，倒好象李一红一家是我们厂里派人杀了似的。”

科长说：“可不。”

根据杨高的意思，警官小郜吃饭后先行到鹤立山，找出合适的埋伏点，然后具体安排好科长和叶民主埋伏。正式的埋伏时间从这天夜里算起。

下午的时候，叶民主和科长下了公共汽车，按照杨高划的路线，从东侧上了鹤立山，然后再由小路绕到西侧去，杨高说这样走是不让人注意你们。东侧正在搞开发，人多而杂，谁

也不会留心两个上山的人。叶民主和科长在杂树混乱的小路中走了好半天，才找到杨高提示的标志：两株紧挨着的榆树。从榆树右边开始下坡。下坡路上树更密更乱，叶民主说：“这简直象都市里的原始森林。”正说时，有人轻轻喊他。叶民主循声望去，看到了警官小邵。小邵说：“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找到了。我还怕你们摸不着方向哩。”

叶民主说：“你当我们科长是干什么的？抗美援朝那时他就是侦察兵哩。那年头你生出来没有？”

小邵笑说：“我是还没生出来，可至少我在太阳下爬了一年半，你才在你妈肚子里落户。”

叶民主说：“你多吃我一年半粮食也看不出比我出息了多少嘛。”

科长便说：“好了好了，你俩前生好象一个是铁锤一个是砧似的，一见面不叮当就不舒服。”

一句话说得叶民主和小邵都捂着嘴笑了，然后便简略介绍了一下环境。

银鹰路上的红房子在鹤立山西侧。是一幢属于那种郊区农民所盖的最为普通的红砖房子。虽说有两层楼，但毕竟盖得早，外表依然土气，同现在新起的私人住宅比，也的确显得简陋而俗气。任何一个从它旁边路过的人都不会多看它一眼。叶民主想这种破房子可能只有杨高这样的高手才会把它跟一些血案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埋伏点设在鹤立山低半山腰处。那里有一条凹地，仿佛是当年备战备荒时的地道，久之边缘崩塌，已不成沟形。又因久无人至，四处长满了杂草。藏匿于此，确有一些人不知鬼不觉的味道。小邵说这是他中午第一眼就看中的点，再又找了几处，都不如这里地形好。这里虽是凹地，可却取居高临下之势。俯看可直接监视到红房子大门，平视亦可透过二楼未挂窗帘的窗子观察到里面的动静。但最大的缺点是：一但下起雨来，人可能就很有些吃亏。

科长说：“那没关系。这等于是和敌人作战，吃什么样的苦都有心理准备。”

小邵便笑：“倒底是老革命，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叶民主看见小邵手上有一架望远镜，便拿了过来，朝着红房子望去，红房子的门框上结了蛛网，显然许久没有进入。

小邵说：“这个望远镜，留给你们，可以发现周围有些什么可疑人。怎么样，第一次玩吧？”

叶民主说：“拿着这玩艺就更像演电影了。”

小邵说：“你这可是没尝着滋味敢说话。我是怕它老兄了。要有人通知我说这辈子不许我再用这望远镜，我恨不能给他磕头。怎么？你俩空手？这可不象老侦察兵。明天要记住，得备中午晚上的干粮，每次开发票，给报销的。还得带一壶水，如果你们不怕渴死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做？是两人一起埋伏，还是轮流埋伏？”

科长说：“你说呢？”

小邵说：“讲老实话，这个点本来在会上研究时原本没有设置的，是杨高非要加上。他那只狗鼻子就是比别人灵，别人闻不到的味道他总能闻到，不晓得他又闻到什么了。他这嗅一下不打紧，就害你们二位辛苦了。”

叶民主一听原来如此，就觉得自己象个一心准备打主力的运动员，到了场上才发现自己只是个可上可不可的角色，心里的热情顿减一半。叶民主马上就说：“那就轮流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点。”

科长说：“重不重要都得认真才是，有时就是最不重要的地方恰恰到最后是最最重要的。只要感觉上觉得不能放过的就马虎不得的。”

小郅说：“又是个感觉派！虽说做事就当如此，但倒底相对其它的点，这里还是任务轻些，就按叶民主说的吧。你俩轮流。一个值白，一个值夜，你们自己交换时间。每天早晚八对八交接班。”

科长和叶民主都边听边点头。科长说：“小郅，我们大概得埋伏多久呀？”

小郅说：“那就看我们的水平了。水平高三五天破了案，当然就撤点了。水平低，个把月都破不了，你们就得蹲着。”

叶民主说：“我的个妈呀，那不如我和科长买下这地皮，索性盖了房子住在这里算了。”

小郅说：“你眼里我们这些警察就这么低水平？”

叶民主笑道：“你这花花公子一个，就会抄着手满街打转，再找两个老百姓吼上两吼，能一年半载破下案来，我倒真要谢你了。”

小郅说：“怪不得邱建国说你一张臭嘴，开口即臭，果不就是？怎么个谢？”

叶民主说：“五百块钱一桌，外加一瓶茅台。”

小郅说：“我这肚子就留等你这顿谢了。走了，九点半还要去江北找线人。”

叶民主小时候看电影时就觉得埋伏是件很有趣的事，现在他真的在埋伏了，仍然觉得有趣。红房子门对的不是正路，所以连走近它的人都很少。这就愈发使埋伏的人格外轻松。叶民主便陪着科长闲聊着天。平常虽说都是在一间办公室，可真正好好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却并不多。钢厂是大厂，保卫科有六个半人。之所以是六个半人是因为有一个副科长是本市领导的儿媳妇，原先在县城，因领导由下面提拔上来，其子其媳亦陆续进了城市。儿子安排在了电视台，媳妇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实在没处放。恰市里开表彰会，领导同厂长一桌吃了饭，便三句五句商量好放进钢厂。钢厂虽说只是一家工厂，可各科室人员没有一两刷子水平也是进去不得的，何况厂长从来都与书记不对劲儿，自然也不愿为了一个别人的儿媳妇而给书记留下一个把柄。故而厂长踌躇再三，将之放进了保卫科。厂长说和平时期也没多少卫可保的，就一个人嘛，又是女人，让她混过这辈子算了。一般来说领导的媳妇比其领导本人更有领导风度，保卫科这位也一样。有事时见不到她上班，没事时她却总在人眼前晃，谁也管不了她。既是厂长都认可，科长当然也大可不必多一事。但算人数时，科长倒是不客气地只将她算了半个。

工厂中坐办公室人大多来路繁杂，不知其中哪一位是因了上面哪一位的什么关系提的干。叶民主初转业到钢厂时，对接待科小李的妖冶百看不顺眼，便在办公室里牢骚说这号人一看脸就是个公共情人，厂里也敢弄来搞接待？还不把客人睡个遍？恰巧小李是分管保卫科的副书记弄来的，与副书记本身就有些不清楚的关系。等叶民主了解到这些背景时，副书记已早就给他穿了几次小鞋。叶民主算是获得一次“血”的教训。科长那一阵见他情绪不高，便对他说：哪个上来的人没有点背后名堂？用工人的话讲，要不怎么正好就是他去坐了办公室？叶民主从此在厂里的机关大楼里，跟谁都只讲些场面上的话，为此觉得每天晚上腮帮子都是酸的。

科长说：“这次提副科长原来是有你的，结果，有人插了一手，没提成。”

叶民主说：“还是董书记？他不是跟小李闹翻了吗？我亲耳听到他说小李不是个东西。”

科长笑说：“他当然说小李不是东西了。小李骚货一个，天天得让人干，才会有精神。可董书记哪里干得动？小李不高兴了，背着他，又找了几个年轻的，等他一走，就补充自己。他知道了，那还不死骂小李？不过这回不是他。他正跟小李闹矛盾，没心情管你的事。这回是办公室马主任没同意。”

叶民主大惊，说：“马主任一直同我关系不错嘛，他丈母娘做生意被没收的执照，全是我到那边局里找我的老战友帮他跑通的路子，连一分钱也没有罚他，他专门请我吃了酒席谢我，还说将来会给我一些机会。”

科长就笑了，说：“你这算什么？你不是已经替他都解决吗？那你还有什么用？可马主任准备把金大铁介绍给他的姨妹子，他这个姨妹子在县城当护士，跟她的姐姐哭了好几次想进城来。可她一没本事，二没硬路子，不靠婚姻哪里有门让她进？偏她长得还丑，城里人怎会有人看得上她？马主任相中了金大铁，表示如果成了，提副科长绝无问题。马主任是厂里书记人选，大铁是知道的。这小子官迷了心窍，觉得若能同马主任搭在一起，将来前程自是不可限量。这样，他们俩就算是交换了。”

叶民主听得顿时就觉得头皮发麻了。金大铁同他相比，无论工龄还是干龄都比他短得多，哪有什么资格提拔在先？可他竟无话可说。

科长便笑道：“赶紧跟百林分手算了，叫马书记看上你多好，前程就似锦绣了。”

叶民主也只有笑了，说：“她要是丑，我晚上哪敢跟她睡觉？就是提拔成厂长，也还得在外面搞皮绊。”

科长说：“黑灯不就行了？”说着自己就笑了起来。

正在科长笑时，叶民主发现有人走近了红房子，便轻推了科长一下。科长拿起了望远镜，没等他对准来人，那人已经越过红房子进了距红房子二十米开外的另一幢房子。这是一幢新修的住宅楼，外墙镶满了黄色的磁砖。叶民主显得有些失望，说：“不是的。”

很快就傍晚了，叶民主说科长年龄大了，不宜守夜，而他曾经三班倒过，习惯熬夜。科长谦让了一下，没有说服叶民主，便也依从了。科长说：“那你就先回去吃饭，晚上再来替我。叶民主想想便同意了。

叶民主这天回到宿舍便看到百林的留条，叫去她那里吃晚饭。百林的手艺虽不是特别高明，但也倒底强似厂里的食堂。叶民主便搭了公共汽车去了。原来百林有几个中学同学聚会，都带了自己对象，百林自是不甘示弱，这样叶民主的出场就对她十分重要了。而叶民主见百林，则更多是想同她一个人在一起，早上余兴未了，想起那番“格杀”便又不觉有欲欲一试之情。更兼好些日子将不能与她同床共枕，那心情就显得更加急迫。却不料进门见得坐有五六个男女，心下立即索然，这一索然，与百林的同学握手也好，寒暄也好，都有些懒懒的意味。-----百林说：“哎，我说你早上那股子劲头到哪里去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我同学面前亮相，让我丢了面子我是不依你的。”

叶民主听她说早上的劲头到哪里去了便不忍“噗”一下笑出了声。百林的同学都傻眼望着他。叶民主心里暗道早上的干劲不都用到你身上去了？这会儿坐了这许多人，怎叫英雄出



劲用武？叶民主笑完也没说什么。百林对她的同学说：“他就是这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我总是猜不透他。”

百林的一个男同学显然有意挑衅，突然说：“我怎么觉得他长得有些林边卫？”

另一个男生亦说：“可见百林用心之苦也。”

头一个男生又说：“之痴也。”

百林脸一红，觑了叶民主一眼，没作回答。叶民主想这两小子是什么意思？百林红脸作什么？

晚上，好容易挨着百林的几个同学走了，又耐下性子等百林收拾房间和桌子，待百林做完这些又进厨房洗碗时，叶民主便耐不住了。趁她洗碗时便开始动手动脚。嘴唇和手指都在百林身上滑动。百林禁不住这样的挑逗，终于放下碗，手都没顾得上擦净，任由叶民主给抱进了房里。叶民主欲放百林在床上，百林尖叫着衣服脏，有油。叶民主只好将她搁在沙发上。沙发上虽别扭，却也自有沙发的韵味，叶民主想，以后还可以这样。

听到外面播天气预报时，叶民主已经做完了他想要做的所有事。百林站起来一件件套上适才被叶民主扒下来甩得满地的衣裤。叶民主眼睁睁地看着她将小巧的三角裤穿好，又看她双手伸到背后扣着胸罩，突然想如果有人碰了他这个女人他会怎么样？这一想就又想起适才听到的“林边卫”这个名字，不由问：“林边卫是谁？”

百林说：“你管他。”

叶民主说：“我见你一听他的名字就脸红，想问问。那是谁？旧情人？”

百林说：“知道了还问什么？”

叶民主说：“你还爱他？”

百林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谈什么爱不爱？”百林说着又趑进了厨房。

叶民主心里不免就生出些醋意，心说你他妈跟我也不谈爱不爱了？老子这回可要考验考验你。便打算故意弄出点玄虚。

等百林再出来时，叶民主已经穿戴整齐一副要走的样子。百林有些奇怪，说：“今晚不住这儿？”

叶民主故作平淡地说：“不住了。这一段时间我可能没空找你。你也别来找我，找我我也不在。”

百林说：“为什么？”

叶民主说：“我有公务缠身。”

百林说：“什么公务？”

叶民主说：“这我不能说。”

百林说：“就为林边卫？”

叶民主说：“哪能呀。”

百林说：“以前我追求过林边卫，林边卫心里没我，他看上了别人。现在我既然跟你好了，就不会再理他。他前不久同他的女朋友吹了，听说我们今天聚会也想来的，可我有了你，坚决没同意。你犯不着吃这个醋。”

叶民主说：“什么时代了，爱不爱都不谈了，还谈什么吃醋？我要不是用这鬼套子，孩子都跟我生下了十个八个，什么事儿都做在了他前面，我还有什么好醋的？我有事情就是了。事情办完了，我再找你好了。”

百林的脸由红变白，终于在叶民主走出门那一刹，她尖叫了一声：“你恶心，你小气。”叶民主听了那声音，知是百林生气了，本想回头，可一看表，八点已近，已不容他再回过头去。便想，我就小气一下又怎么样？你床都跟我上了，还有什么招数？

叶民主回到宿舍，怕科长等急了，心急火燎地在屋里到处乱翻，因为有了小邵关于带干粮的提醒，叶民主便觉得晚上更应该多备点东西。比方军大衣，比方避蚊剂，还比方防身用的刀。他将这些清理到一个背包里后，才又想到还应该有一件雨衣，以防万一下雨。即使不下雨，清早时挡一下露水也是很必须的。

等叶民主到鹤立山时，别说八点，连九点都早过了。周围已零星星亮起了灯。这一带仍属郊区，荒凉冷寂之意在夜里特别突出。因为僻静，以致于叶民主刚走到山脚路口，就被正做着爱的一男一女绊了一下。他有些发楞，呆看着他们，那男人便吼了一声：还不快走。叶民主方逃窜般疾步上山。见到科长时心都还在跳个不停。科长说：“害怕？走这么急。”

叶民主松口气，方笑道：“是害臊。正撞见两狗男女干好事。”

科长便说：“好呀，看黄色片，党员记大过，干部要撤职。”

科长这一说，叶民主就笑了。这在厂里是一个典故。办公室马主任曾经在有一天上班时到保卫科打开水泡茶，边倒水时边喜滋滋地说昨晚看了黄色片子。竟不料立刻就有人去厂领导处汇报了。马主任是厂长一派的，与书记面和心不和，故厂里开大会时，书记便不点名地提到了这事。并以别有用心眼光望着办公室主任落坐处，严厉地说：看黄色片，党员记大过，干部要撤职！立即厂里就传遍马主任要撤职的消息。不料后面竟没有戏了。原来马主任只不过说了个笑。他家对面楼里新搬来一家人，窗帘没装好，附近建筑工地的灯又亮，那夫妻俩做爱，他放自家窗帘时正好看到。便笑说只当看了黄色片。科长一直在帮马主任查那个汇报人，却是始终没能查出。从此马主任不再去保卫科闲聊且对科长亦格外冷淡。这是科长深以为耻的事情。

叶民主笑完，扶起已埋伏得浑身发软的科长，说：“没事吧？”

科长说：“苦就苦在没事上。冷清得慌。不过我跟你讲呀，我倒是分析出来了汇报马主任看黄色片的人了。”

叶民主说：“是谁？”

科长说：“金大铁。”

叶民主先是一惊，后又不免一喜，问道：“怎么是他？”

科长说：“前两天他在办公室看《天龙八部》，我拿过来翻了一下，看见上面写着‘田景森’的名字，一时就觉得这名字熟，问他是哪个的书，他说是他老同学的，自小跟他就是哥们儿。我一直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对这个名字会觉得眼熟，今天我才突然想到书记他老婆叫田景林。书记的大舅子叫田景木，我帮书记送过材料给他，是认得的。那个那田景森不正好是她兄弟？想必大铁前年进保卫科是书记帮的忙。你想想他原本在车间里翻砂翻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调保卫科来了？又不是他特别强，也不是我们这里缺人，你说是不是？”

叶民主想想，说：“也是。如果……那他还要跟马主任攀亲？”

科长说：“那不就真成了睡在马主任身边的赫鲁晓夫了？说不定还是书记同意的哩。”

叶民主说：“这不有点儿象搞阴谋诡计？”

科长说：“全他妈狗咬狗。让他们去咬好了。我得走了，夜里小心。麻虎不得，公安派下的事，事事都有责任，跟厂里不一样，一点儿马虎说不定就蹲大牢了。”

叶民主信口应了声：“知道了。”心里却仍放在金大铁同书记私交好却又要娶办公室主任的小姨子一事上。他想理顺这个网。可他又想那网其实是理不顺的。

鹤立山的夜晚委实安静得不像在城里。叶民主自小在纷纷闹闹的城里长大，还从来没有如此这般地置身于大自然中，独享着自然的气息和声音。叶民主觉得自然中的空气很干净，有一股甜味，小虫叫得不像在家里听那般杂乱，仿佛是很有节奏很有规律地彼此唱和着。风刮过脸时，有一种抚摸感，比女人温柔的手更让人心醉迷离。顶上的天空则像是为他一个人敞开的。在没有星的这个夜晚，深邃得无底，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叶民主像许多中国的男人一样，是个喜欢看动画片的人，尤其是有关空间战争的动画片。他可以很进入角色地去观看那些想象奇特的故事。但百林却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以致他看完后没有议论的对手，这是他对百林很不满意的地方。百林象所有的女孩一样都觉得生活还是当有些浪漫才有意思，总以为古人是最有情调的，风花雪月，品酒吟诗，既风流又雅致。叶民主却心说，要真能想古人那样倒好了，你不跟我谈动画片，我还不晓得找他三五个妾回来天天陪我看？因为不是古人，所以叶民主不能找妾，百林不谈他喜欢的话题，叶民主就只有常常回到父母家去。他有两个侄儿住在那里，他同他们谈起威震天、霸天虎以及天马流星拳，星云锁链之类眉飞色舞的可获得极大的享受。在如此的静夜里叶民主很容易进入到自己的童话里，他很儿童地望着星月消失的天空幻想着：这要是一个大隧道并且可以沿着它走进去一直走到另外的世界该有多过瘾。在宇宙中是应该有另外的世界的，彼此经常地打打仗，要不光一个人类在这里面过日子有什么劲？

有两个人走近了红房子，夜里光线不及白天，蹲在这里可以一目了然看清来人脸孔，叶民主便拿起了望远镜，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勾肩搭臂地走着，个高的一个走上两步竟在个矮的脸上亲一下。叶民主脑子里晃过“同性恋”三个字，手上的望远镜不觉脱落。他又想起适才撞到的那两做爱的男女，心说这么妙不可言的一个夜晚会有多少男人与女人在享受或是污染呢？

叶民主原本一直怀着一种有趣感在自己漫天的幻想中埋伏的，他觉得在这样静静的夜里，藏身于草丛中，斜靠石头，腿上搭着件军大衣，手上拿着望远镜，就跟电影里面的人一样，很是刺激。叶民主连一点危险感都没有觉出，就好象如此不惜时间、不惜辛苦地在这里埋伏不是要抓罪犯——一个杀了李一红一家四口的罪犯，而是享受游戏。他心里毫无负担，有几次险些哼起了小调。但到了下半夜，叶民主打过一个呵欠，再看看手表，发现业已三点一刻时，他的浪漫就开始游离于他的本体而溶进了漆黑无边的夜里了。睡意一阵阵地骚扰他的警惕感。最要命的是他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警惕，因为这一个夜晚除了两个他所认为的同性恋女人从红房子旁边路过一次而外，竟不曾再有一个人走近那里，仿佛这房子根本就不存在。惨遭睡眠袭击的叶民主，如此想过后呵欠便更加地连天而起。心想，说是交给一个最不重要的埋伏点，而实际上是个最磨人的。别人四人一组，两人一班，轮着睡觉，醒时也有人对话，比这不知强百倍。却特地让他和科长吃亏，说起来还是最不重要的。想必是邱建国做了手脚，一想邱建国那副嘴脸，叶民主不禁寻找着一些脏话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起来。

在骂声中，天眼见得就要亮了。叶民主实在耐不住，不由得站起身子，伸了个很长很长的懒腰，就这时，他看见有一个男人显得若无其事地朝红房子走去。这么早，会有谁呢？难道……，叶民主一阵冲动，伸在头上的手骤然定住了。就在这一刹，那男人或是脖子有点不舒服或是仿佛觉出了鹤立山这边的动静，他显得很随意地朝鹤立山扭扭头，然后弯下腰，似是系了一下鞋带，便又若无其事的拐了个方向走了。叶民主用望远镜追随着他。一会儿他就只看到一个匆匆行走着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晨雾中。

叶民主有些遗憾，他想这可能是一个上早班的人。

在叶民主和科长听命埋伏于鹤立山的这个春天，一连好几天都是丽日晴天，太阳不冷也不热，风不湿也不干。鹤立山山上开了许多野花，随风而起，散发着清清淡淡的香气。只是这一切，对于叶民主和科长来说，意义都不大。在埋伏了三天后，两人都意识到杨高的话没错，埋伏是一件又苦又累又无聊的事，尤其你的目标总是不出现时。每次叶民主同科长交接班时都说，那伙计要能早点出来，不管他判什么刑，我都恨不得请他上星级酒店吃上一顿。科长一般很少幽默，这一刻也隐忍不住，说那我出一半的钱。

头几天里，杨高和小邵警官都到鹤立山去过一次。小邵是白天去的，他对科长说，案子有了重大突破，几条线索都理顺了，这是个团伙案，只是主犯究竟是谁，似乎还有点扑朔迷离。科长很想知道他们的埋伏能到什么时候结束，可他组织观念强，没有敢问。而小邵警官也没有说。接班时，叶民主只是埋怨科长，说他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问得起劲。科长说他要想说根本不用我问就会告诉我，可他什么也没说，显然问了也没有用，搞这一行的都不多嘴的。杨高则是在小邵去过两天后一个晚上去的。杨高的嘴唇溃疡了，上面涂了些紫药水，样子很吓人。叶民主在鹤立山这样一个夜晚里猛一见他时，吓得浑身出冷汗。直到听见杨高说他是杨高时，才缓过劲来。杨高说话嘴不能全张开，为此听他说话就有一种别扭的感觉。杨高随便同叶民主聊了聊，连这里发没发生什么事都没问，显然，只要叶民主还一五一十地埋伏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事。叶民主就不管干这一行的规矩不规矩了，他急于想知道埋伏在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因为他埋伏得实在有些厌倦了，消遣和享用大自然的情绪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叶民主觉得这还不如坐在办公室里同无聊的人聊些无聊的事有意思。原先他以为世上再也没有比坐办公室更无聊的事了，现在算是知道埋伏比坐办公室要无聊得多，由此他十分庆幸自己在转业时没有选择警察这行。此外，他已有好几天没有见到百林了，白天百林上班，他则睡觉，有几次到吃晚饭时，他去找百林，百林却都不在，他便很有些担心百林是否真的跟那个叫林边卫的家伙重续旧情，倘真如此，他这回埋伏的损失也太惨重了。最最最主要的，每天的晚上，他都开始想百林了，想他娇嗔的话音和她温软的肉体。他想看来我还是爱她的，否则想她干什么？一清醒到自己爱着百林，便更加为了见不到百林而焦躁不安起来，而对自己天天晚上独守这漫漫长夜也就相当相当不耐烦了。就是杨高来的这天，叶民主早上坚持不睡觉，硬上心来死劲拨百林厂里的电话，总机转，转了又找人，好不容易找到百林。没等他跟百林说什么，百林便说：“你又找了个相好是不是？”叶民主忙说不是不是。百林说：“你少骗我了，我还不知道你？你说过没有女人你过不了日子，那么这天你是怎么过的？承认就是了，我也不会在乎。告诉你，叶民主，你不尊重我的感情，我就不尊重你的，你会找别的女人，我就会找别的男人！别以为离了你，我就嫁不了人。”百林不等叶民主说话，就挂了电话。气得叶民主恨不能把手上的电话甩了。晚上到了鹤立山，叶民主都还在想百林的话，要是百林真的离他而去，叶民主想他会不会痛苦呢？而当杨高出现在他面前，他提出埋伏何日结束时，他知道自己已经在痛苦了。

杨高仍然没有正面回答他埋伏什么时候结束，只是箴言般地说了一句：该结束的时候他自会结束。叶民主虽然很是佩服杨高，可这一刻心里却不由骂道：他妈的，把老子的对象给结束了怎么办？杨高说辛苦你了，我得走了。凌晨三点我要赶到河南去，老邱那个点上抓了个疑犯，我们要在那边去落实几个事。小邵随时会来通知你们是不是继续埋伏，如果他没来，就是还需要坚持几天。李一红的母亲受不了女儿这一死，前天自杀了。又多一条人命。我们担子也很重，望你们也体谅。案子一结束，大家都轻松，我会到你们厂去帮你要半个月休假，好好补偿一下。杨高说得如此合情合理，叶民主也不便再说什么，心里只是想，也怪不了谁，要怪只能怪那混蛋正好杀了钢厂的人，以致于把他们保卫科给牵连进去了。如此想过，嘴上便说：“那好吧。你们最好还是快点，时间长了，我要抗不住这苦头的。”

杨高说：“听说你转业时差点就到公安了？”

叶民主说：“是。可我这人思想不好，一又怕苦，二又怕死，就没去。这回一埋伏，心想得亏没去。”

杨高笑了笑，说：“我倒觉得你该去的。”然后就走了。叶民主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高走时约是夜里十一点左右，叶民主想他凌晨出发，回去哪里还能睡觉？想着就觉得再怎么比起杨高他们来，还是要轻松得多，何况责任也远没有他担当的大。叶民主已从科长那里知道，市里非常重视这起连锁案，责令杨高他们重案组必须在两个月内破案。实际上，距市里要求的时间已没有多少天了。叶民主根据杨高的情绪估计，要破这案子还不是这几天的事。

叶民主在这天的晚上原本是非常地没有情绪的。一则因为百林，二则是从杨高那里感觉出来埋伏在这几天内还不会结束。心情便有些抑郁，不由得胡思乱想。正想时，又有人走近红房子。叶民主用望远镜在他们脸上望了望，是一男一女，仍是过路的，不是他的目标，他觉得扫兴。但那一对男女，一边走一边亲热着，叶民主从没有看过别的男女亲热，不觉有些眼馋，就继续用望远镜追逐着他们。那一对男女走进了邻近那幢黄磁砖楼里。只一会儿，二楼上亮起了灯。因为前面并无别的住房，故这二楼的房间没有挂窗帘。叶民主本来业已放下了望远镜，可突然见二楼亮了灯，便不由又举了起来。这一看就不觉提了精神。那一男一女已经搂在了一起亲吻起来。虽说窗口无所阻挡，可因为前面只有鹤立山，山上杂草丛生，且夜已更深，自是无人，为此难免放肆轻狂起来。叶民主顿觉浑身倍受刺激，如此真刀真枪的场面他还从未见过，便不由怀着十分的兴味看风景一样看了下去。自然是那男人一边吻着那女人，一边两手不闲地忙着，叶民主想到自己亦次次如此，不觉笑，心里说可见天下男人都一样。然后便眼睁睁地看见那男人一件件地脱下了女人的衣服。女人亦无力地动作着脱男人的衣裳。叶民主心惊肉跳起来。犯罪感油然而起。他不由闭了下眼。刚闭上又忍不住自己想要看下去的念头。叶民主想我怎么能禁得起这样的诱惑呢？送到眼跟前的好戏我为什么不看呢。便又一鼓作气地看了下去。当他再次用望远镜看时，那男女已进入佳境。叶民主惊异地想这事竟可以如此这般，怎么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一夜是叶民主自埋伏以来觉得最短的一夜。那男女竟到凌晨三点才趴到床上不动了。叶民主心说这不是新婚就是皮绊。早上科长来时那男女仍睡得死猪一样。叶民主见科长就笑，科长说：“捡了个金元宝？”

叶民主说：“不是，昨晚看了一夜黄片。比马主任的肯定要好看得多。这回算是领教到厉害的了。过去真不晓得那事还有这么多花样。”

科长立刻眼睛放出了光彩，说：“有些什么样子？”

叶民主便笑道：“想要晓得，晚上自己来看呗。”

科长说：“正是想来和你说这事的。这些天我一直肝疼，你嫂子帮我联系了一个专家，约好今天十点钟去那儿。所以想今天同你倒一下，从今天开始，我来值夜。你也好找百林缓和缓和关系。只是你今天有点太辛苦了。”

叶民主马上说：“没问题，我也正想和您倒一下的。”

科长说：“那我就走了。这两面包是带给你的。晚上好好跟你百林实践一下你夜里新学到的招式。”

叶民主笑骂道：“老邪皮。”

雨是从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开始下的。幸而叶民主为防露水亦为防雨每天都自带了雨衣。但是脚上却是无法顾及的了。他的皮鞋很快就湿软了，这是他过生日时百林特特地托人从上

海带回来送他的礼物，平常他是极爱惜的，昨日因百林甩了电话，他心不在焉，走时就穿上了脚。这一刻叶民主心说糟糟糟，又多了一条罪状。当然，他也相信到了晚上一但上床，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女人无非是多用小话哄哄她们，她们就会感觉心满意足。

因为下雨，天黑得很早，在下雨之前这一男一女便一前一后地走了。叶民主断定他们一定是不正当关系，心里不觉暗暗地骂着人。骂着骂着便羡慕那男人，心想一个男人一辈子只搞过一个女人的确也还是比较亏的。要是能多几个，既不犯法，老婆又不追究就好了。当然象过去那样取三妻四妾也是不行，他那点点工资养不活且不讲，几个女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勾心斗角也是让男人短寿命的事。那么有没有个别的法子将这一问题比较巧妙地解决呢？叶民主想象那男人那样搞皮绊可能就是法子之一。叶民主想这些时便又联系实际想到自己，心想将来如果跟百林结了婚，他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外面找个相好？这个相好会是怎么样的？时针就是在叶民主想入非非的时候到了晚上八点，天也就黑透了。

科长却没有来。叶民主有些奇怪，科长是个很机械的人，这样的事是从来不会误时的。也正是因为此，才一直只当科长，眼睁睁地看着曾为手下的年轻人一个个升到自己头顶上。叶民主想象不出来他会有什么耽误。只是不由心里暗骂道：妈的，你今天几天钟来，我明天就几点钟来。

可是直到夜里十点，科长还没有来，而已经熬了一夜带一天的叶民主业已实在是熬不住了，他的肚子饿得连叫的劲都没有了，哈欠也一个接一个，脑子得拼命地想一些很刺激的问题或是很能引起他愤怒的事情。否则他就很可能会一头栽在地上睡着过去。雨停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终于，在十一点五十时，科长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脸色极其地不好，情绪低落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叶民主说：“我的妈呀，你怎么才来呀？”

科长说：“一言难尽。你快回吧。明天中午再来替我就是了。”

叶民主本想发牢骚，可见他这样子又忍了下来，只是不悦地说：“其实这些天狗屁事都没有发生，要不你也回去休息一夜？”

科长苦笑一下，说：“只要你一回去，保证就有事了。一有事，我们俩个就交待了，弄不好陪着坐牢。”

叶民主说：“说得那么严重！顶多那家伙又跑个没影。反正杨高他们干得就是抓人的事，叫他们再接着抓就是了。”

科长说：“要没抓着又杀一家怎么办？说说容易，可这种事防不胜防。”

叶民主说：“其实也不干我们多少事，又不拿他们工资，马虎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科长叹说：“你如果是李一红她爹妈，你就不这样想了。”

叶民主想李一红的妈已经死了。他见科长如此执着，只得叹口气，说：“就凭你这样的良心，还不是一辈子就只当个科长？”

叶民主下山时，突然想起忘了问问科长今天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叶民主没有回宿舍，他直接去了百林那里。百林房里的灯黑着，叶民主想百林一定已经睡下了，便轻轻地敲门，敲了半天没有声音，叶民主心说：百林怎么睡得这么死？想着手便不觉下得重了点。百林隔壁有人很不耐烦的拉开门，从门缝里丢出一句话来：“别敲了，她这两天都到一点多才回哩。”没等叶民主再问一句，那门又很带情绪地被关上了。叶民主扬

起敲门的手还未放下，听此一说，不觉一时发了呆。叶民主想，未必百林真的又有了别的男人？一想就觉得不过这么几天时间，百林未免太过份，心里万般滋味便都涌上心头。不觉一屁股就坐在百林门口，倚着门框，没来得及细想点什么，就睡着了。

叶民主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歪倒在百林房间里的沙发边上，他突然就想起自己上次同百林在沙发上做爱的情景，不觉就有些冲动。他脱口叫了一声：“百林！”

百林从显然已经洗过澡了，着一身睡衣从厕所出来，不耐烦地说：“半夜三更，叫什么叫呀？”

叶民主便爬起来，凑近她的跟前，他闻到百林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淡的肥皂香味，心里有一种感情在涌动，便又很缠绵地轻叫了一声：“百林。”

百林说：“你给我走开点。你半夜地坐在我家门口，你叫我面子往哪里放？我还是个姑娘，今后怎么做人？”

叶民主奇怪地说：“可我以前天天都住你这里，这附近哪个不晓得？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又没有让你怀上孩子，怎么不好做人？”

百林冷冷地说：“你当我是‘的士’，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我告诉你，你既拿我当‘的士’，我这‘的士’从今天起要换客人了！”

叶民主吓了一跳，说：“你可别吓唬我。你是我心肝宝贝都来不及，怎么会是‘的士’？你不晓得，我天天都在想你，想得心口都疼，要不我半夜坐你门口干什么？”

百林说：“你放屁。你天天夜里都没有落屋，谁知道你在哪里鬼混，有什么好蒙我的？好嘛，你可以另有女人，我还不是可以另有男人？林边卫现在天天找我，他说他爱上我了，爱得都发疯了。我想我也有选择他的权力。”

叶民主急了，说：“你你你……你怎么能这样？你我是什么关系了？哪能说换就换？你他妈也……”

百林说：“你先别骂人。我还没跟他上床。我要先跟你分手，才会跟他。我死活找不到，本来今天晚上，林边卫送我回来就准备住我这里的，刚好你就在我门口了。我让他走了，正好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

叶民主心里凉一阵又热一阵，不知自己该如何是好。心下自想：幸亏今天还来得及，要不百林就叫人家给睡了。一想百林躺在别人怀里的样子，叶民主就浑身发紧。叶民主说：“百林，你我感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你何必这么急呢？我这几天真的有事去了，而且是公事，上面规定不准跟任何人讲，非得等些日子才行。就算我没跟你说清楚，也算是个小小的考验，你要心里有一点我，起码自己也想办法搞清楚原因，再跟别人走呀？”

百林听着就流起眼泪来，边流边说：“谁知道你们男人怎么想的？我要心里有你，可你心里没我又有什么用？你不见影子，连个话也没有，林边卫他要来找我玩，我为什么就要拒绝呢？你不爱我了，他爱我，我手上总还有一个人。我要回掉了他，你又不爱我了，我不就着落了？”

叶民主觉得他无话可说，百林有百林自己的道理。他觉得这道理显得多么小气，可百林不觉得。百林这时候一点浪漫也不讲了，讲的全是实惠。叶民主便也实惠起来，他说：“你真没跟他上床？”

百林说：“没有。”

叶民主说：“其它呢？”

百林说：“其它是指什么？”

叶民主心说这还不明白？他艰难地说：“亲嘴，还有摸你……”

百林说：“他天天来找我，请我吃饭，上舞厅，我总得给他些好处吧？你刚跟我谈恋爱时还不是总这样讨好处？”

叶民主听罢就很有些火烧火燎的想骂人了，想砸点什么东西。可一转念，觉得也没意思，百林如此不看重自己，自己又何必？对百林虽说还是很爱的，可到底也还不是个痴情种子，走到哪就算哪吧。他林边卫再怎么睡百林，也是他叶民主早已睡过了的。一这样想，叶民主浑身的紧张便松弛下了。饥饿和困倦则一起袭了过来。他颓然坐在了沙发上，显得疲惫不堪地说：“我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也有一天没有吃饭了，你能不能给我煮一碗面？”

百林说：“吃完面，你就走，要不我不好象林边卫交待。我要再想想我选你们中间的哪个。”

叶民主无力地说：“我吃完走就是了。你就选他吧。”

百林很是惊讶地望着他。

叶民主离开百林家时，已经快两点了。临走时，百林竟又对他依依不舍起来。百林说：“我好想要你。”

叶民主说：“你不是不好向林边卫交待吗？”

百林说：“完了你再走就是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叶民主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欲望，说：“完了我就要住在这里，跟你同床共枕。你不叫我住我就现在走人。”

百林没有作声，叶民主就自己开门走了。出了门外面风有一些凉，叶民主有一点后悔，心想其实睡了她再走也可以的。

叶民主走到自己宿舍门口时，业已迷迷糊糊的不明方向了。他好半天才认清自己的门，又摸索了半天才掏出钥匙。门还没打开，忽然一个幽幽的声音说：“是小叶吗？”

叶民主吓了一跳，扭过头，见身后站着脸上极显悲哀的科长夫人。不觉一阵惊醒，忙开门开灯，将她迎进屋里，嘴上说：“出了什么事？”

科长夫人一落座便哭了起来。叶民主拼命抵制瞌睡的侵袭，心说你老头不见了，找我哭，我女朋友吹了，我还恨不得哭一场哩，不是你老头点上我，我会有这倒霉的事？但嘴上叶民主还是问着怎么了。科长夫人哭了一会儿，才说：“你见着我老头了吗？”

叶民主默默一点头。科长夫人说：“他什么也没跟你说？”

叶民主说：“没说什么。最近我们都有些事……”

科长夫人打断他的话，说：“他总是有事的，这辈子我从来也没有拉过他的后腿。可这回不一样，我不扯他，阎王爷要扯他呀。”



叶民主说：“没有那么危险，您放心好了。”

科长夫人说：“你说得轻巧，那是肝癌呀，而且已经是晚期的了。得了这病的，有几个人活了出来？人都这样了，怎么还能跑出去呢？我劝都劝不住呀。我刚才找了厂长，厂长说并不知道他晚上有什么事，是公安局安排的，叫我来问你。”

叶民主大惊，心里有如地震，睡意顿时全无。只觉得自己两腿发软。他想说点什么却张口结舌地说不出什么来。

科长夫人说着又哭了起来：“已经病到这份上，连到哪里去也不说。这哪里把我当了老婆，比个佣人都不如。叶民主，我求求你了，能不能帮我把他找回来？”

叶民主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去找。你放心。我去找。我去找。”

送走了哭泣的科长夫人，叶民主方想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及自己回答，又一头栽倒在床，睡了过去。

隔壁上早班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呵欠在走廊里打得又响又长，就象一只早叫的鸡，突然地叫醒了叶民主。叶民主猛然一惊醒，正想脱口骂人，忽又忆起情绪低落的科长和哭泣的科长夫人。不由得一个翻身起来，没等刷牙洗脸，便奔了出去。

雨在夜里又下了起来，及至凌晨还没有停。没有星光和月亮，天显得特别地黑。早班公共汽车已经在城市里穿行了。

叶民主跌跌撞撞地找到埋伏点。科长头发湿漉漉地，正发呆地想着什么。见叶民主，有气无力地说：“你怎么这么早？”

叶民主想自如地说一句：“失恋了，睡不着。”可没有说出来却漱漱地流下了眼泪。他见科长十分惊愕地望着他，立马又掩饰一下说：“水都流到脸上了，雨好大呀。”

科长说：“我老婆找你了？这个混蛋婆子。”

叶民主说：“她要不去找我我才不是人哩。你快回去吧，好好养病，这里的事都交给我。”

科长说：“交给你？怎么交？让你一个人在这里日夜埋伏，不吃也不喝？”

叶民主一时语塞。科长又说：“想穿了，这病反正都是一死，真要我等来个罪犯，同他交上手，让他杀了，好孬我还是个烈士。抚恤金也高多了。”

叶民主心里一哀，脸上却作笑态说：“说得吓人。不过这病现在也好治，关键要休息好。”

科长苦笑笑，说：“也就多拖几天而已。只是我一走你能抗住？抗过了今天能抗过明天？”

叶民主想想说：“今天我肯定能抗得过，要不您白天呼一下杨高，让他们再派个人来？”

科长想了想，说：“好吧。那只有辛苦你了。叶民主，你是个好人，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你的科长。”

叶民主作轻松一笑，说：“那没准下次我是你的科长了。”

中午的时候，科长又摸来了，递给叶民主一个盒饭，然后苦丧着脸说：“呼不到杨高。我就用了紧急信号。是小邵回的话，问是不是有目标出现？我说不是。小邵说不是你呼个什么？我说我病了。小邵说叫叶民主多顶两天。眼下正在收网，人手紧张，这几天就是关口，没有事别乱呼叫了。盯紧点，别马虎就是了。你老革命了，晓得厉害性。然后就挂了电话。连多让我说一句的机会都没有。”

叶民主不由骂出声：“他妈的，让不让人多活几天呀。”他刚说完就觉得这话说得不是地方。

科长果然就苦笑了，说：“其实多活几天少活几天也没什么差别。人真到了这份上，也就无所谓了。”

叶民主赶紧又打起笑脸说：“没那么危险。说不定还是误诊哩。我一个亲戚，拍了片子，硬说是肺癌，后事都准备得差不多，不料是医生那天喝了点酒，弄错了病历。”

科长已无心亦已无力去发笑了，只是说：“你回吧。我反正站好最后一班岗。”

叶民主无奈地望望科长。他的确觉得自己的无奈是一种含有绝望的无奈，他不能完全不休息，又无权取消埋伏，他不能找人替代科长，又不忍看到他拖着这样的病体顶着风雨在鹤立山山间。

科长又催了他说：“走吧。我还顶得了一个下午，晚上你再来。就这你也够辛苦了。”

叶民主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地往山下走。走到山脚下时，他忽然想了个主意，于是又折回山上。叶民主对科长说：“这样吧，下午我陪你。你监视，我睡觉。有事或有什么不舒服就叫我。我睡个四五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五点钟你就回去。早上也不用来。你这身体不能这么拖，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家里嫂子和儿女们想。”

科长半天不语。叶民主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不是叫我这辈子都过不好么？”

科长说：“你行？”

叶民主说：“有一个下午的休息，绝对行。小邵不是说了，这几天就见分晓了。估计也没几天了。”

科长同意了。叶民主说：“那我去买几个盒饭上来。”

这是科长和叶民主俩进入埋伏的第二十一天。

这一天阳光灿烂，杨高从河南回来了。他脸上喜气洋洋的。他的运气极其地好，线索追到信阳便获知一个重要消息：三门峡的警员破获了一个大案，将与案子有牵连的人全部捕获。其中一个人有一只极昂贵的戒指，经专门派人南边查证，说是一个叫朱胖子的人在两个月前定制的。杨高一听这朱胖子三字，眼睛就放亮了。这朱胖子很可能就是李一红发了财的丈夫。杨高便立即奔去了三门峡。

这一枚戒指，就象是一根瓜藤，一拉拉出一串瓜来。杨高宛如一个举刀而立的收瓜人，见一个瓜拉出土便割它一个下来。案子几乎就要水落石出了——如果把这个团伙的首领抓到的话。这最后的一个人叫智者。这个团伙所有的大案都是他精心设计的。在三门峡，杨高第一次听到智者这个人名时也同时听到了“鹰巢”这两个字。他当时便想：这个鹰巢就是这个

智者的藏身处么？

杨高审讯过的所有人都说：你抓我们容易，可你想抓到智者就没那么容易了。象这样抓光他的手下而只剩下他的故事已经演过三次了，这回是第四次。哪一次他都能逃脱，并且都能重新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杨高冷冷地说：“可他才第一次撞上杨高。”

其实说起来让智者跑掉也很偶然。原先通过线人同他约好接头时间送一笔美金助他逃跑，可智者坐的那趟长途汽车在路上突然出了车祸，让杨高一伙白白等了整整一天。待杨高得知情况赶至医院想要在伤病员中查找是否有智者时，智者却犹如从天而降，径直进入了线人家中，取走了所需美金，然后飘然而去。

根据线人物揣测，广州、深圳还有上海似都有一个“鹰巢”，但智者手上有新加坡护照，他多半会往广州那边去的。杨高想，智者犯了这么大的案子，想要活命，能去哪里呢？只有国外！那么落脚广州的“鹰巢”就不是没有可能了。杨高想罢，当即派了手边的人追去广州，自己则回来调兵遣将前往上海深圳寻找那两个鹰巢。

杨高安排南下追捕事宜后，便让小郜通知所有的埋伏点撤消，自己去市里汇报案子进展情况，夜里再亲自飞往广州。小郜通知撤下了五个埋伏点，正欲去最远一处的鹤立山时，突然杨高扩机呼叫他。杨高说广州来电话说那边找到了“鹰巢”，初步断定是一个黑道上的联络站，让他多带几个人手。杨高叫小郜把家里的事交办一下，准备马上动身同他一起飞广州。小郜在街头电话亭匆匆给邱建国拨了个电话，让他速去鹤立山，通知撤点。

在小郜与邱建国通话时，正逢埋伏结束，几个联防队员便为庆祝自己“解放”凑在一起喝酒。兴致正浓，就都说喝完了酒再去吧。邱建国一想也是，且很是得意地笑着说：“叶民主那家伙嚣张得很，以为自己天大的了不起，干脆让他多埋伏几天也好。”

叶民主和科长两人联合埋伏已经有六天了，也就是说叶民主已经六天没有下山。虽然他只能每天下午趁科长来时小睡上几个小时，极其艰难地坚守着这个埋伏点，但毕竟也还能抗得下去。而科长虽只是白天来一下，可对于这样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来说已经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叶民主看了实在过意不去，再三再四要他不必再来，可科长却始终不肯。科长说：“不是我想表现自己是个英雄，这实在是责任太大了。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影响全局，我都吃不消的。我不想带个罪名进火葬场。再去求他们给换个人吧？你不是找脸色看？他们正忙得屁屁颠颠的，你多一句嘴他们都恨不得拿你当了罪犯。哪个警察不吼老百姓。这事出了我们厂里，就只有该我们忍受这些了。”

叶民主心说到时你死都死了，还在乎个什么罪名？我这活人都不怕哩。可这话叶民主又是不能对科长说出口的，他只好说：“如果我们中间出了人命，他们也不管？”

科长苦笑笑说：“倒底也还没有出是不是？除非你找到杨高。”

叶民主说：“我一定要找到杨高。让他再派个人来。”

然而叶民主倒底也还是没有找到杨高，甚至他连小郜都没有找到。便是在他到处找人的那天，他发现科长是再也不能坚持了。叶民主便豁出去要说服科长回去算了。他心想科长一走，他也一拍屁股走他的人。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非人过的日子他连一天也不想过了。反正工资也不归公安局发，再说哪里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要是这案子一辈子都破不了，那他们岂不埋伏成了这山上一棵树？可他刚一开口，科长就说：“你是不是想我一走，你也走？”叶民主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科长语气就硬了。科长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违反纪律的事，眼下要死了，未必还去破这个纪录？你要是不想埋伏你走就是了，我一个人也能埋伏到底的。”

叶民主听此一说，急了，说：“我他妈碰上你也真是碰上鬼了。”

科长说：“要我成鬼也还得一些天。”

叶民主立即气短了，觉得他把科长还真没办法。如果科长是个强壮人，说不定他叶民主也就一走了之，可科长这个样子，他又怎么能？叶民主想了又想，方说：“好好好，我保证一个人埋伏到底，直到杨高来通知回家，总行吧？”

科长说：“我哪知道你是真话假话？”

叶民主说：“我不拿你当领导，我不是跟领导干活。我拿你当朋友，我不忍心朋友病情加重，我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你总信吧？”

科长没有说话。叶民主又说：“但是你如果硬要坚持在这里不走，那我就走。我的条件就是：要么我一个人埋伏，要么你一个人埋伏。”

科长只好说：“那好吧，我走。不过，那杨高训人时话说得重，你可别让我死前还挨这一棍。”

叶民主说：“你放心。我最后保险让你当个英雄总可以吧？”

叶民主让科长再最后埋伏半天，他去安排一些事情。首先他想如果要无论如何也得找一个帮手，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绝对靠得住的。他先在科里想，想来想去，都觉得难缠，后来他就想到了百林。

叶民主专程跑到百林单位了一趟，把百林从办公室叫了出来。百林很没好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要我选择林边卫吗？”

叶民主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谈谈。”

百林说：“难得你这么认真，看来肯定没好事。”

叶民主说：“你别跟我瞎扯了。我今天跟你说这件事本身我就是在违反纪律，但是我不跟你说也实在是不行了。”

百林很不屑地倚在她单位的门框上，冷笑道：“看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叶民主想起科长所说就只有该我们忍受一句话，便吞了口口水到肚子里。他从头开始将李一红一家被杀到要求他们埋伏到科长患肝癌全说了。百林先是很冷酷地一张脸，听着便不由认真不由惊异又因科长的患病而不由充满怜惜之情起来。叶民主说：“就是这些。”

百林说：“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说给我听？”

叶民主说：“科长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我得一个人上山。但我必须要一个帮手，给我送水送食。我没有别的人可信，只有找你了。”

百林错愕了，说：“我？”

叶民主说：“只有你了。而且我还不知道埋伏到什么时候结束。我觉得只有你还可以信。”

叶民主说时心里竟充满了一种献身般的悲壮。百林仿佛也被他这种情绪所感染，有点儿动情地说：“真的吗？需要我陪你吗？”

叶民主说：“那倒不必。你还要上班。我只需要你每天早上给我送去一天的饮食就行

了。”

百林说：“不嘛，我晚上要陪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叶民主说：“要危险倒好，可能事情早就结束了。可就是这么多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听人使唤的，觉得搞错了，却也是没有权利一走了之。要不，弄成了渎职罪蹲大狱才是不合算。”

百林说：“那你受得了？”

叶民主说：“受不了也得受。你没见科长成了那样子，没法看。好在我身体好，埋伏了这么多天也习惯了。”

百林说：“对不起……”说时声音就低了下来。叶民主心里突生出一种感动，心想再怎么百林还是爱自己的，便不由走过去搂着她很是温柔地吻了吻她，且动情地说：“等埋伏结束，我一定好好补偿你，让你好好地快乐快乐。”

杨高一行人在广州把网撒得老开，十天下来，却一直没见智者一丁点儿蛛丝马迹。杨高觉得这真是件奇怪不过的事。“鹰巢”他们业已反反复复去过三次，那是一个色情场所，所去之人形形色色，但不觉得与李一红家的谋杀案子有关。后来广州方面索性将那“鹰巢”一锅端了，却无人听说过智者。杨高有点惨败的感觉，意欲打道回府了。他觉得他一生破过许多案子，抓过许多人，唯独这个智者让他不明白他倒底有什么意图。这一天杨高正安排小郇去买火车票时，突然广州的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是在他们的监视网里今天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很象杨高要找的智者。现在这个人落脚在了一个大学的招待所。杨高一听便亢奋起来，立刻便潜伏到了大学。潜伏不到两天，便抓到了。一核对，正是智者。

杨高让小郇专车押解智者返回听审，自己当天即飞回了本局，消息立刻传了开来。局里一片欢腾，这离市里限定的时间还差十来天。局长说马上召所有集参与人员开会，先表扬了再说。杨高通知邱建国到局里来并将钢厂保卫科长和叶民主也请去时，邱建国才想起来他早已将通知叶民主撤下埋伏点一事忘得干干净净。

待邱建国在鹤立山上见到叶民主时，叶民主已黑瘦得让邱建国认不出来。他不禁满心愧疚，嘴里却不敢说出真相。只是说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了，可以回家休息了。叶民主摇摇晃晃地离开他埋伏了三十六天的鹤立山，他走时，一步三回头，心说：我早知道是白埋伏了的，科长还不信！

他去了到百林的家，对百林说：“我要睡觉，我不醒就千万别叫醒我。”

叶民主一口气连睡了三天，他自然没有去参加局里的什么会。第四天半夜里他突然听到科长叫了他一声，便霍然惊醒，尔后他就全醒了。醒后他回忆科长那一声叫，觉得不太对劲，突然就悲哀着面孔对百林说：“我想科长可能已经走远了。”

杨高在正式审讯智者时，智者开门见山，他说：“你们在鹤立山布了多少人马？”

杨高说：“有必要吗？就两个。”

智者惊愕了，说：“才两个？”

杨高说：“而且只是钢厂保卫科的两个同志。”

智者听此便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真该死。我高估了你们。”

杨高说：“怎么讲？”

智者懊丧着脸半天不语。杨高用锐利地眼睛盯着他，心想他这是什么意思？

好一会儿，智者说：“我想见见你们埋伏在鹤立山的人。”

杨高说：“为什么？”

智者说：“我想看看是两个什么人能在那个鬼地方坚持埋伏三十六天，以致我惨败在他们手上。”

杨高突然想起那条路叫“银鹰路”，心里不由自问，难道鹰巢竟是指这个？杨高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鹰巢’吗？”

智者怔了怔，说：“我确信你们是不知我的‘鹰巢’的，如果你们知道那是我的鹰巢，你们怎么只安排两个人？只是我又很奇怪你们既然不知‘鹰巢’，又怎么会在那里布下埋伏？全国许多的大城市我都设有鹰巢，我有意让我手下人知道，但那全是假的，可说只是一个联络点而已。唯独这一个，是我的核点。藏有我全部的机密，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而且没有一个手下知道这个地方，你们居然搞清了。我在河南，甚至让你们逮去了我所有的手下，让你们相信我去了广州。我潜回这边等你们撤离，可你们撤了所有的埋伏点，却独独留下这一个。这真是我无法解释的情况。我取不出我‘鹰巢’里的东西，就只有冒险只身南下，重找出路，我明知一碰这条线就是凶多吉少，差不多是我把自己送上门来的，可我没别的更好的出路了。我想我的错误在于我以聪明人为对手，所有的设计都是将聪明人引入歧途的，但没想到我碰上的竟是些蠢货，致使我全部的设计错位。我的输只是输在你们的愚蠢和呆笨上。想问一下，你们在什么情况都没发生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地方坚持埋伏三十六天？而这样的事是任何一个聪明的警官都不会做的。”

杨高听得心头一震，他想我不是已经在第二十天时通知撤点了吗？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冷冷一笑，说：“你听说过大智若愚这个词吗？”

智者怔了怔，然后才淡淡一笑，说：“杨高倒底还是杨高，果然棋高一着。”

杨高想，真的是我棋高一着吗？

从鹰巢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真让杨高吓了一跳。除了夹墙里大量的金银珠宝外，另有一份绘制得极细密的国内外联络表和几份护照。智者之所以拖延三十六天没出国就是因为他一心想进红房子取走这些东西。那张联络表上安排有一但出事他将通过什么人出国以及出国后找什么人联系。用他的话说，只要他拿到了这张联络图，这世上还有谁能抓得到他呢？

杨高看时汗水流得满脸，以致湿透了衣衫。

当天杨高便带着小郅到钢厂去了。杨高先见了厂长，再三再四地向他表示感谢，说是因为他们厂里两位同志的配合，使这次一连几起杀人事件得已顺利破案，然后就说想给科长和叶民主报功。厂长说：“你们不知道？”

杨高说：“知道什么？”

厂长面带哀容说：“我们保卫科科长已经患癌症逝世了，今天早晨开的追悼会。”

杨高眼睛都瞪圆了。小郅说：“那叶民主呢？”

厂长说：“开追悼会时，他不晓得为了什么把联防队长打伤了，说是断了两根肋骨，叫

派出所给拘留了。”

杨高和小邵面面相觑。杨高想这三十六天里发生了什么曲折的故事呢？

蹲在拘留所里的叶民主心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悲愤。他觉得有一种被人骗奸了的感觉。而且骗奸得那么惨烈。他只要想起自己在鹤立山呆过的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想起面色苍白却一定要坚守到底的科长，他的心就剧烈地嘭嘭而跳，几欲进出胸膛。他想你他妈的愚忠就是这样的下场。忠心耿耿地让人玩弄你，欺骗你，完了你还搭上一个我。想完在怜惜科长时又不由得掺上了一点恨意。

在开科长追悼会时，邱建国和另一个联防队员也去了。那位队员曾是科长的战友。叶民主淡淡地同邱建国打了个招呼，便告诉科长战友关于科长的病。叶民主说：“不是科长病到这这个样子还要坚持埋伏在那个鬼地方，我他妈早就走人了。又不是公安的人，不拿他一分钱工资，我窝在那草虫成堆的地方三十几天干什么呀？我发疯呀？”

科长战友便很奇怪地问：“你们埋伏了那么久干什么？不是上个月就撤了吗？我亲耳听见小邵叫邱建国通知你们的。”

叶民主的面孔当即就白了，全身僵冷。他一把拉住了邱建国，询问此事。邱建国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来，而后便再三再四地道歉。叶民主一听他开口道歉，浑身的血就都冲到了脑门上，他二话没说，一拳就打在了邱建国的脸上。邱建国没有还手。叶民主揪他在地，狠狠地踹着他，嘴里喊着：科长，你看清楚，我这是在替您出气，我在给您报仇！

科长的遗像带着几丝苦笑正正地挂上墙上。等别的人醒悟过来，扯开叶民主时，邱建国已经趴在地上不能动了。叶民主对着科长苦笑的遗容嚎啕大哭起来。没等他哭完，便有派出所警察把他带走了。警察是叶民主同一办公室的金大铁打电话叫来的，科长病后就是他在主持科里的工作。

叶民主见到前来探视他的杨高和小邵时，满心里仍是愤怒在鼓胀。他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想你他妈地猫哭老鼠充什么好人？昔日对杨高的崇敬已作烟云而散。杨高充满着歉意说：“很对不起，我们没有想到邱建国会这样。但正因为他的疏忽大意，才使我们得已将这个犯罪集团连根拔掉，这里面你功不可没。我们已经跟你请了功，还有你们科长。”

叶民主冷冷地说：“我不要你们的什么功。你们真要谢我就替我找个路子放我出去，这几天的拘留也不记档案。”

小邵说：“这是两码事吧？邱建国伤得也不轻。”

叶民主就叫了起来，说：“什么叫两码事？杨高，你说！你说！”

杨高想想，说：“你等着，我去打个电话。这实在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叶民主同杨高和小邵一起离开了拘留所。叶民主望望很蓝很蓝的天说：“这回才真的都结束了。”

杨高和小邵都不明白他说话的含意。杨高想，他这是指什么呢？埋伏？案子？拘留？或是他同邱建国的矛盾？或是他因之而失去的别的什么？

杨高送了叶民主回家后，在返回的路上不禁问小邵。小邵说听他的语气，好象都不是。我直觉他结束的是一种心境。

心境？杨高想，什么样的心境会因这埋伏而结束呢？显然杨高想不出个结果。

市里召开庆功会那天，连副省长都出席了。重要的功臣叶民主却没有到场。当音乐满场飞扬，鲜花一束束献上来时，叶民主却携了百林悄悄地又去了鹤立山。他默默地蹲在那小小的地方，望着他已望熟了眼的野花和杂草，和他已经数过千遍的视线范围内的所有树木，望着太阳和阴影以他十分熟悉的速度一寸寸退下时，心里百味俱生。

在山上，百林采了许多野花，她将它们铺在科长和叶民主已经踩实了的埋伏点上。叶民主看着她做这一切，心里很感动，想：女孩子做事就是让人心里舒服。

百林做完这些，说：“这个地方对你一生很重要是不是？”

叶民主想了想，说：“是。”

百林说：“我这个人对你一生也很重要是不是？”

叶民主说：“当然也是。”

百林说：“那好，你就在这个重要的地方对我这个重要的人说一句重要的话吧。”

百林说这话时，叶民主的目光正扫过红房子，落在黄磁砖房上。他想起曾经有一夜越过那窗口看到过的景致，不由笑了，说：“我们今天就去打结婚证吧。”